

一百年南島學術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初步成果報告

神聖與危險：紐西蘭 Ruapehu 火山附近的毛利人

- 計畫類別：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選送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短期出國研修補助案
 世界南島研究國外學者訪台交流補助案

執行期間：100 年 8 月 6 日至 100 年 11 月 5 日

計畫單位/人員 (簽章)：

成果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附註：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研究計畫成果全文資料，授予國立台灣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得限計畫辦公室於教育部申請年度計畫或呈報成果時使用，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4 日

目錄

摘要	III-IV
壹、前言		p1
研究主題	p1-2
田野地背景	p2-4
研究方法	p4-5
貳、人群與地景		p6
Ngati Rangi 人與 Ruapehu 山	p6-7
其他行動者眼中的 Ruapehu 山	p7-8
參、滑雪、神聖地景與當代的 Ngati Rangi 人		p9
滑雪：人與山之間新的互動方式	p9-12
Ngati Rangi Tanga(Ngati Rangi 堂家)	p12-13
神聖與危險	p13-14
肆、參考文獻	p15-17
伍、田野照片	p18-26
陸、成果評估	p27

摘要

紐西蘭 Tongariro 國家公園境內有三座著名的活火山，一直被附近的毛利部落視為聖山 (*wahi tapu*、*wahi tipuna*¹)，其中最著名的即是 Ruapehu 山。自 1913 年歐洲白人開始在山上滑雪起，此座火山的活動便逐漸受到政府、科學家、滑雪公司的關注，當地毛利部落與該山之間的社會關係亦因而有所改變。在此成果報告中，筆者以人與山之間的互動做為切入點，討論位在 Ruapehu 山南邊的 Ohakune 鎮及鄰近區域的 Ngati Rangi 人、地方政府、滑雪客、科學家等行動者與 Ruapehu 山之互動關係；特別在當代觀光經濟的影響下，Ngati Rangi 人與其他行動者互動時，產生自我文化意識，對於所處的環境進行管理。筆者認為雖然 Ngati Rangi 人與 Ruapehu 山的互動關係有改變，Ruapehu 山所具備 *wahi tapu* 的性質仍舊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中再生產。另一方面，同時具有神聖及危險意涵的 *wahi tapu* 之性質，在西方科學式的火山研究中，為 Ngati Rangi 人提供能夠與科學家進行溝通的概念。

關鍵字：毛利人、火山、神聖、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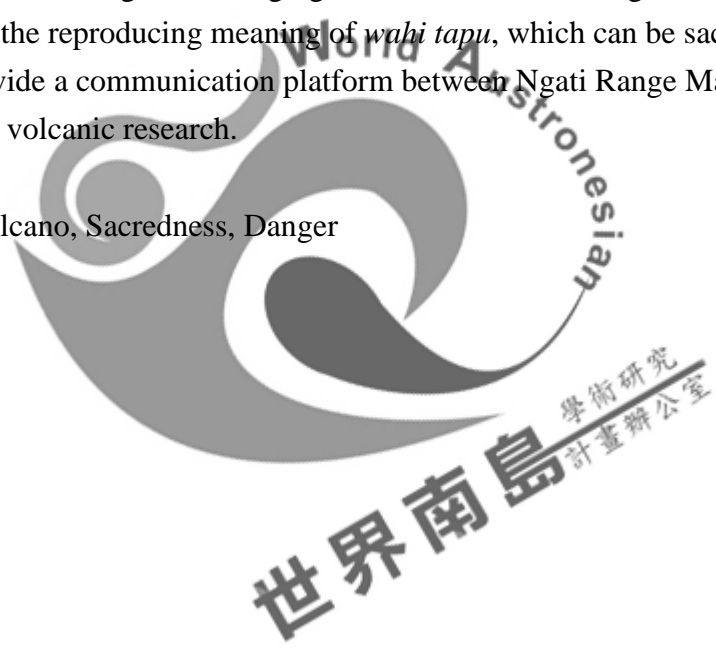


¹ *Wahi* 是空間，*tapu* 則一般被翻譯做神聖，但其也可以當作危險、禁忌等意思，須放在其被使用的情境中了解方可了解其意。*Tipuna* 則是祖先之意，然而其所指的並非具有具體形態、靈性上的祖先(*tupuna*)。Ruapehu 山同時是 *wahi tipuna* 及 *wahi tupuna* 的性質，然而筆者所從事田野調查的 Ngati Rangi 人在日常情境使用時，僅會以 *wahi tapu* 一詞來稱呼山，以表示其所具有超越具體形態、在精神、屬靈層次上與人們的連帶關係。

Abstract

Located in Tongariro National Park in New Zealand, there are three well-known living volcanoe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sacred mountains (*wahi tapu* or *wahi tipuna*²) to Maori *iwi* around this area. Among them, Mt. Ruapehu is the most famous one. The New Zealand-Europeans started skiing on the mountain in about 1913. After then, the volcanic activities were made aware by local government, scientists and the RAL ski compan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local *iwi* and the mountain changed. In this project report, I take the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Mt. Ruapehu as an understanding point. I look at how these actors: Maori of Ngati Rangi, local government, skiers and scientists, interact with the mountain. Among these actors, I put most emphasis on Ngati Rangi Maori, who became aware of who they are and to look after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ourism economy. I argue that the cultural aspect of Mt. Ruapehu, being a *wahi tapu*, is still reproduc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 of daily life even though the chang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Ngati Rangi Maori and the mountain. Moreover, the reproducing meaning of *wahi tapu*, which can be sacredness and danger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Ngati Range Maori and scientists when doing scientific volcanic research.

Keywords: Maori, Volcano, Sacredness, Danger



² *Wahi* means place and space. *Tapu* is generally translated as sacred, but it can also mean danger, forbid...etc.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apu*, it needs to be put in the using contexts. *Tipuna* means spiritually ancestor. It is different from *tupuna*, ancestor with physical form. Mt. Ruapehu is both a *wahi tupuna* and *wahi tipuna*. In daily life usage, people of Ngati Rangi use *wahi tapu* when referring to the mountain in order to show its spiritual connection with human.

壹、 前言

本計畫特別感謝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案之補助，得以讓筆者在此從事三個月的田野調查計畫，同時亦感謝 Ngati Rangi 部落的人，特別是 Te Kura Kaupapa Maori o Ngati Rangi 學校，他們的接納與幫助使筆者在田野中得到許多照顧，並得以完成這個計畫。在此筆者需說明，每個毛利部落看待事物皆有不同的方式，每個 Ngati Rangi 人所表達的意見也為其個人的意見，因此本文僅代表部份人的意見³。

一、 研究主題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在於了解紐西蘭 Ruapehu 火山附近的 Ngati Rangi 人，如何看待自身所居住的環境；特別是當他們所認知環境中潛在的危險，與科學家、地方政府和滑雪業者不同時，他們如何運用其對於火山活動和生活環境的知識，以及來自於科學的知識，調解對於危險環境的不同認知，並且自主地對環境進行管理。

紐西蘭北島的 Ruapehu 山位於 Tongariro 國家公園境內，這座活火山與另外同樣位於國家公園境內的兩座火山一直被毛利部落視作聖山(*Wahi Tapu* 或 *Wahi Tipuna*)，特別是位在此處的數個毛利部落，與該座山有著相當親近的社會關係，Ngati Rangi 部落即是其中之一⁴。毛利人認為自然萬物比人類更早存在這個世界上，因此自然的萬物與人之間存在一種親屬關係，對於該地區的 Ngati Rangi 人而言，Ruapehu 山與其之間的關係特別親近，日常生活中人們便稱它為 *koro* 或 *nana*(對於活著的男性及女性長輩的尊稱)，並且視其為 *tapu*，而位在其南側的 Ngati Rangi 人則視自己為該山的 *kaitiaki*(守護者)。於是一般人被禁止隨意登上這座山，除非受到其召喚的人，才能夠前往這座山並與之親近。

然而，自從歐裔移民開始登上這座山，並且在山上建設滑雪場之後，Ruapehu 山不僅成為紐西蘭北島最熱門的滑雪場，同時也是世界級的滑雪場，在 Ohakune 鎮時常會遇到來自紐西蘭北島各地，甚至國際的滑雪客，Ohakune 鎮也因滑雪帶來的商機成為一個觀光小鎮。滑雪場不僅為當地居民帶來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也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形態。滑雪這項活動引發身為該山 *kaitiaki*(守護者)的 Ngati Rangi 人紛歧的意見，儘管仍有不贊成上山滑雪的意見，卻有更多人開始嘗試這項新的活動，而這項轉變則由部落中 *matakite*(先知，能夠與神靈世界溝通的人)所得到的 *wairua korero*(來自屬靈世界的預言)支持。儘管如此，對於 Ngati Rangi 人而言，滑雪活動不僅是生活中一種新的娛樂方式，它更是人與山之間另一種互動方式，一位報導人 L 便告訴筆者，她小的時候，長輩禁止一般人隨便到山上玩；現在她會帶著兒女上山滑雪。在滑雪前她會帶大家 *karakia*(祈禱，向自然、神靈所說的話)，告訴 *koro*⁵她們要去看他，希望他幫助她們旅程順利，而她的家人確實每次滑雪都能平安盡興，不像一般滑雪客在山上時常會發生意外。

³ 此乃筆者在田野調查時，進行交談或訪談時大多數毛利人向筆者表達的立場，並且告知筆者在進行毛利文化田野時應當有此一認知，於是在此報告中特別說明。

⁴ Ruapehu 山周遭有數個毛利部落，彼此之間皆有相當程度的社會關係連繫，Boast 的書中討論該處土地買賣的例子中，便提到 Tuwharetoa 部落所擁有的土地僅占該地區的 1/7，其他的土地分屬於各個不同部落(Boast: 2008)。筆者在該地區所蒐集到的資料亦顯示出，Ngati Rangi 部落乃是由 Rangituhia、Rangiteauria 以及 Uenukumanawawiri 三個氏族組成的部落，生活在該區域數個部落之間，其中約有五個部落與 Ruapehu 山有關係。

⁵ Ngati Rangi 人認為 Ruapehu 山是他們的親戚，有些人以為他的男性因此稱做 *koro*，是對男性長輩的尊稱；亦有人認為她是女性，因此稱她為 *nana*，是對女性長輩的尊稱。但目前筆者聽到最多的說法是 Ruapehu 同時兼具男性與女性的特質，因此兩個稱法都可以。

然而，滑雪客來此地度假時可能遭遇到的危險不僅來自這個運動本身，有時候更來自於 Ruapehu 山的火山活動。根據 Ngati Rangi 人所做的火山活動記錄，最早的大量火山泥流活動發生於 1945 年，其於 1953 年的活動所產生的火山泥流，則造成紐西蘭史上最重大的鐵路災難事件⁶，此後距今最接近的一次噴發記錄在 2007 年。由於該區域內的火山環境具有潛在的危險(a potentially dangerous environment)，滑雪觀光又是重要的經濟來源，紐西蘭政府十分注意此處的火山活動，並且委託 DOC、GNS 科學機構負責監測這座火山活動，試圖找出方法來降低火山泥流造成災難的機率。然而科學界內部針對此事件看法分歧，有科學家主張應該對 Ruapehu 山進行一份大地工程，便可以舒緩火山泥流，但大地工程不僅可行度不高、有效程度仍需質疑，同時亦受到當地毛利部落的反對；另一方面，近幾次測量泥流的路徑，發現火山灰實際上沒有流經居住區域。自 1953 年的鐵路災難事件之後，受到火山活動影響最多的其實是滑雪產業，因此目前當地政府與毛利部落達成的共識，乃是加強警戒及偵測系統(Keys 2007)。

當 Ruapehu 山因為滑雪產業及火山活動受到外界注目，Ngati Rangi 人不僅面對外界對於居住於這個潛在的危險地區是否安全等問題，其在當代社會中，如何繼續扮演 Ruapehu 山 *kaitiaki*(守護者)的角色亦受到考驗。筆者的研究即在了解當代社會中，各種不同的角色與山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筆者特別關注 Ngati Rangi 人與 Ruapehu 山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其如何扮演 *kaitiaki* 的角色，並且使 Ruapehu 山具有的文化意義在不同情境中再生產。

二、 田野地介紹



圖一

位於紐西蘭北島中央火山帶的 Ohakune 鎮

學術研究
島計畫辦公室

⁶ 又稱 Tangiwai disaster，在 1953 年聖誕夜時，Ruapehu 的火山灰溢流沖斷當時位在 Tangiwai 的一座橋，造成當時一輛從奧克蘭出發前往威靈頓的火車翻覆，造成 151 人死亡。

參考：NZherald 網頁 http://www.nzherald.co.nz/nz/news/article.cfm?c_id=1&objectid=9002627&pnum=0



圖二
圖的上方是通往 Turoa 滑雪場的道路，下方則是 Ohakune 鎮中心

Ohakune 鎮位於紐西蘭北島 Tongariro 國家公園境內，Ruapehu 山的南側，海拔 1019ft，是 Whanganui 河及 Whangaehu 河的源流處，鎮中心有一圖書館及區辦事處(district council)、觀光資訊中心(tourist centre)、消防處、警察局、New World 超級市場、郵局兼書店、二輪戲院、法庭、數間販賣滑雪用品的商店、網咖、數間旅館以及餐廳。鎮上最重要的兩個代表即是 Ruapehu 山，以及前往 Waiouru 鎮路上的大紅蘿蔔標誌。

該區最早居民是毛利人，主要是 Ngati Rangi 部落。Ngati Rangi 部落分布在 Ruapehu 山的西、南和東側，根據該部落的遷移故事，早在 Big Migration⁷ 之前該部落就已經到達此處。當 Maui 將 Te Ika-a-Maui(北島)拉起時，Matua te Mana(Ruapehu 山)被創造，成為 Kahui Maunga(the Mountain Clan)的第一個成員。在此一時期，許多同時含有神靈跟具象的 *kaitiaki* 被創造，準備這個地方，使其得以為人類居住。爾後 Ngati Rangi 人最重要的祖先 Paerangi 乘著一隻名叫 Te Rauhamoa 的鳥來到此地，他點燃了 Kahui Maung 的火焰，使得人們得以居住於此。因此 Ngati Ranig 人時常在 hui(會議)或 karakia(儀式性祈禱詞)時說：

Muramura tea hi-ka o Paerangi, muramura hoki ko au

(*I am the eternal flame of the House of Stone of Paerangi, 我是 Paerangi, 放石頭的房子裡永遠燃燒的火焰。*)

文字歷史文獻中對於該鎮最早的毛利聚落的歷史記載則是在 17 世紀中葉，位在 Rangataua

⁷ 根據紐西蘭大部分的毛利部落的遷移故事以及歷史考察，多數部落皆在此時期乘坐獨木舟，從一個名為 Hawaiki 島的地方來到紐西蘭，此時期被稱為 Big Migration。

的毛利村落受到 Ngati Raukawa 攻擊而逃到 Mangaorongo 並建立了一個 pa (防禦寨)，位置就在今天的 Ohakune (McLintock 1966)。

最早來到此地的歐洲人是 E.J. Wakefield，他於 1842 年造訪此地，他在進行其探險之旅時經過 Karioi 平原、越過 Mangawhero 河。爾後則是一位名叫 Richard Taylor 的傳教士於 1843-1873 年間，在距離 Ohakune 鎮不遠的 Pipiriki 鎮建立傳教據點 (George 1980)。直到 1894 年外界才有道路可以進入 Ohakune，1908 年 3 月鐵路連結了這個地方與外界，使得該區域與附近的 Raetihi、Waiouru、Raungataua 和 Whanganui 的人群流動更加頻繁，亦擴大連繫了這個地區與 Auckland 和 Wellington 的交通。鐵路開通後，Ohakune 鎮開始發展比較密集的伐木業以及林業，較大型的畜牧業也跟著進入這個地區，目前該地區最大的產業即是 WPI (Winstones Pulp International-ERNSLAW One) 公司，農業則在 20 世紀初中國人在二次淘金潮期間引入大量根莖類作物進入此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紅蘿蔔。另一方面，RAL (Ruapehu Alpine Lifts) 滑雪公司則約於 1970 年代完成 Turoa 滑雪場的建設，使得滑雪產業在該地區成為第二大經濟產業。根據 2006 年的人口統計調查，該地區的族群比例中，毛利人占有 36.8%。

	Percent
European	64.6
Māori	36.8
Pacific peoples	2.8
Asian	6.5
Middle Eastern/Latin	0.0
American/African	0.0
Other ethnicity	10.1

Symbol:
C confidential

表一

資料來源：Statistics New Zealand

<http://www.stats.govt.nz/>

雖然根據 2006 年人口統計調查，在 RDC (Ruapehu District Council) 治理範圍下，毛利人的族群人口數僅占約 40%，然而根據歷年的統計調查比較，毛利人的人口數是逐漸上升，而白人則是逐漸減少。

Ohakune 鎮人口外流的情況相當嚴重，鎮上許多房子的屋主長期居住在其他地區，直到冬季來滑雪時才有人居住；同時，亦有許多居民無法負擔此地的生活，只得在冬季時將房子出租，成為他人的度假小屋，自己則前往外地打工。Ohakune 鎮上也可見許多教堂，然而有些教堂因為信徒流失，現今僅剩下建築物存在，尚有在運作的有 Anglican church 和 Mountain church，信徒人數皆不多，多數以白人為主。Ngati Rangi 部落在 Ohakune 鎮中心有一間聚會所：Maungarongo marae，裡面包含 Ngati Rangi 的部落辦公室、健康中心、幼稚園和 Te kura kaupapa maori o Ngati Rangi 小學和一間天主教堂。Maungarongo marae 是 Ngati Rangi 部落中一支家族所建立，建立的理念就是想要一個天主教的 marae。然而，這間天主教堂的崇拜使用是與位在 Raetihi、Ohakune 的天主教堂三間輪流。除了天主基督宗教體系，在 Ohakune 前往 Raetihi 的路上還可以見到一間 Ratana church，是一間融合毛利文化與基督信仰的教堂。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已於 2010 年 7 月初至 9 月初時，前往紐西蘭北島進行 2 個月的田野預先調

查計畫，正式田野調查執行的時間乃自 2011 年 8 月初起，至 2011 年 11 月初止，共計 5 個月。

筆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部份：

1. 文獻整理與討論

計畫執行之前，筆者以於修課期間針對災難及風險人類學研究、地景人類學以及毛利民族誌進行初步閱讀，並且與兩位指導教授進行一對一討論課程。在田野期間，筆者亦前往奧克蘭大學圖書館，蒐集有關毛利研究、該區域相關之歷史文獻。

2. 語言學習

前往進行田野工作前，筆者已藉由 toku reo 網站⁸以及學習基礎的毛利語，在田野期間，筆者亦在 Te Kura Kaupapa Maori o Ngati Rangi 小學工作，參與學生的課堂活動，學習毛利語。

3. 田野工作

筆者的田野工作目前最主要的即是參與觀察，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部份：

A. 日常生活

筆者目前居住在 Te Kura Kaupapa Maori o Ngati Rangi 的校長家中，與他們一同生活。另一方面，筆者亦在學校中工作，工作內容包含以毛利語和英語教導小朋友說中文、做雜務等，同時該學校的學生每週四、五會去滑雪，筆者亦在每週五跟著學校一同去滑雪。時間許可時，筆者在週日時會參加當地的 Anglican 教堂的聚會。

B. 特殊活動

筆者參與過部落舉辦的兩次會議，一次是 Ngati Rangi Think Tank，為期三天兩夜，討論部落的未來，中間包含一次前往 Rotokura 湖的生態旅程。另一次是 Ngati Rangi hui-a-tau，是部落一年一次例行的會議，討論每一年的計畫。筆者亦在九月初跟著學校參加紐西蘭北島小學滑雪比賽；在 Maungarongo marae 參加二次天主教彌撒；在學校參與家長座談會以及教職員工會議；在家人生日時參加生日派對；Te Kura Kaupapa Maori o Ngati Rangi 小學為了讓家長們看到學生一個學期的學習成果，舉辦了一個家庭日(Family Day)，帶著學校的學生與家長們一同上山滑雪，筆者也一同前往，雖然不是每一個學生與家長都參與，當天仍然租了兩輛大巴士前往。

4. 研究倫理

筆者所蒐集的資料除了日常生活中每天的筆記之外，有部份則來自參加部落公開會議時所得到之書面資料、參與討論時的記錄，以及與部分人的訪談紀錄，參加會議與進行訪談時，筆者亦表明自己來此從事人類學研究。此外，筆者亦採取 Kaupapa Maori 研究方法 (Pihama, Cram and Walker 2002；August 2005)，撰寫本文前筆者與部份人面對面討論、分享寫作之想法，盡量貼近當地人之觀點、語彙來書寫。

⁸ <http://www.tokureo.maori.nz/index.cfm/1,186,0,43,html>

貳、 人群與地景

對於居住在 Ohakune 鎮以及鄰近地區的居民而言，Ruapehu 山以及其周遭空曠的地貌是該地區最顯著的地標，當天氣晴朗時，無論是站在鎮中心，或是開車經過附近的公路，都可以看見一座雄偉、開闊而沉靜的雪山坐落在此。然而，儘管是同一個地景環境，在不同人群眼中，Ruapehu 山的意象各有不同。在此筆者以 Ngati Rangi 人與 Ruapehu 山的關係出發，討論他們眼中的 Ruapehu 意象為何，特別是其作為 wahi tapu 及 wahi tipuna 的意象；其次將討論其他行動者認識的 Ruapehu 山，這些行動者包含該地區其他族裔的居民、滑雪公司、科學家與政府等。

一、 Ngati Rangi 人與 Ruapehu 山

在一場部落會議中，報導人 C 問了大家一個問題：「當你看到這個畫面時(Ruapehu 山以及周圍空曠的景致)，你想到的是什麼？」有人回答：「space(空間)」、「home(家)」、「not Turoa(不是 Turoa 滑雪場)」、「family(家人)」、「maunga koro(山，也是爺爺)」。

對於居住在此地的 Ngati Rangi 人而言，Ruapehu 山不僅只是一個「世界級的景觀」(world class view)⁹，它代表的是更深層的社會關係。對於部份南島人群而言，自然界的神靈具有人的形象(Oliver 1989: 3-34)，自然界比人類更早創造，因此它比人更接近世界被創造的起源，它同時具有神靈的身份又是人類的祖先，人與自然之間存在這樣的一種擬親屬關係。另一方面，這些自然的景物亦是人們自我身分認同的來源，C. Toren 指出在斐濟，地景可以整合人的過去與現在。對斐濟人來說，每一個人皆歸屬於一個 yavusa(氏族)，歸屬的來源則是祖先口傳與地景相關的故事，除此之外，對土地的各種知識也是他們自我認知的來源，並且透過生產活動可分為兩種認知：山的人與海的人，因此過去的歷史與現世的生產活動皆被地景整合，成為斐濟人自我認同的來源(Toren 1995)。紐西蘭的毛利人同樣以與地景作為自我認同的來源，這一點不僅在與地景相關的故事中展現，同時亦展現在個人的自我介紹之上。當一個人在會議或 powhiri(歡迎儀式)¹⁰自我介紹時，皆會以自然景物作為首要的介紹詞，以 Ngati Rangi 部落為例，其介紹詞如下：

Ko Ruapehu te maunga

Ruapehu 是祖先的山

Ko Nga Turi-o-Murimotu te maunga tapu

Mruimotu 是神聖的山

Ko Whangaehu te awa

Whangaehu 是祖先的河

Ko Ngati Rangi te iwi matua

Ngati Rangi 是部落

Ko Whanganui te iwi whanui

Whanganui 是部落的聯盟

Ko xxx toku ingoa

xxx 是我的名字

無論是哪一個部落的介紹詞，山都是放在第一個，其次才是河流或湖泊。從奧克蘭博物館的展示中，可以看見過去毛利人的居住空間分布便呈現社會組織的階級性，雖然當代已經無法看出這樣的居住空間階級性，但是筆者發現目前為止，所拜訪過的三間 Ngati Rangi 部落的 marae(聚會所)所處的位置，皆位在空曠且可以看見 Ruapehu 山之處。

然而，影響 Ngati Rangi 人以這些自然景物作為身份歸屬的最主要原因，仍來自其部落

⁹ 由於該地區是國家公園，「世界級景觀」一詞乃為觀光手冊上之介紹詞。

¹⁰ Powhiri 是當人們被邀請進入 marae(聚會所)時的歡迎儀式，該儀式由屬於該 marae 的人歡迎外人進入，其中包含兩個部份：karanga 與 powhiri，首先呼喚雙方的祖靈來此相遇，歡迎對方的祖靈前來此處，接著才歡迎活著的人進入其領域，並且雙方建立友好的關係。

的起源故事：

當 Maui¹¹ 將 Te Ika-a-Maui(Maui 的魚，即紐西蘭北島)釣起時，Ruapehu 山同時被創造，它被稱為 Matua te Mana(具有力量的家長)。當時只有它一個，它感到很孤單，於是它向 Papatuanuku(大地母親)與 Rangi(天空父親)祈求，Rangi 流下兩滴眼淚，其中一滴成為 Waikato River，另一滴則是 Wanganui River，同時 Papatuanuku 亦使其他山加入 Ruapehu 的行列，這些山包含 Tongariro、Ngauruhoe、Taranaki 及 Pihanga，這五座山成為 Kahui Maunga(Mountain Clan，山的家族)，這些 Kahui Maunga 被視為這個地方的 *kaitiaki*(守護者)，並且預備該處成為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後，Ngati Rangi 人最重要的 *tipua*(神靈上的祖先)Paerangi 從 Te Moungaroa(Milky Way，銀河)下來，乘著一隻名叫 Te Rauhamoa 的鳥來到 Ruapehu 山上，點燃了 Kahui Maunga 山上的火焰，從此 Ngati Rangi 人的祖先開始出現於此。

因此，Ngati Rangi 人稱自己是天空的部落，亦是山的部落，Ruapehu 山是其 koro 或 nana，亦是該部落的 *wahi tapu* 或 *wahi tipuna*，它本身即是 *tapu*。*Tapu* 一般被翻譯為「神聖」、「禁忌」等詞彙，然而只有在它被違反的脈絡中可以體現它真實的意涵，總體說來，它是指一個人或物充滿 *mana* 的狀態(Shore 1989；Johansen 1954)，然而根據毛利口傳故事，一個人持續處在 *tapu* 的狀態會招致危險，更甚者，違反 *tapu* 會帶來 *aitua*(不幸)，因此 *tapu* 需要透過儀式或是煮食等活動被解除，使人可以回歸到 *noa*，也就是沒有 *tapu*、自由的狀態(Metge 1976：54-74；Shore 1989；Johansen 186-194)。*Tapu* 與 *noa* 這組動態的關係不只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根據 Metge 的說法，它也存在進行社會活動時的地點之上(Metge 1976：227-264)。筆者在與報導人 C 討論 *tapu* 這個概念時，他告訴筆者過去人們被禁止任意上山，那些上山的人皆因為有特殊的目的，多半是去 *karakia*(儀式性禱詞)。山是 *tapu*，遵守這個規則不只是因為它具有神聖性，也有保護人遠離危險之意，因此這個字的意思不能僅侷限在神聖之上，需視其脈絡而定，尊重 *tapu* 及其所帶來的規範同時也確保了人們的安全。

由此可知，藉由訴說部落的起源故事，並且人們在日常生活的行為規範中，維持 Ruapehu 山 *tapu* 的內涵，該山逐漸成為 Ngati Rangi 人自我認同的來源，這個自我認同不僅展現在人們自我介紹詞之上，亦展現在部落人視自己為山的部落，並且成為 Ruapehu 山 *kaitiaki* 的責任上。

二、其他行動者眼中的 Ruapehu 山

毛利人雖然是這裡的 *tangata whenua*(土地上的人，意指一地區的原住民)，Ohakune 鎮上仍有相當比例的歐裔居民，同時中國人在此地的貢獻更時常為當地人所稱道。除此之外，RAL 滑雪公司擁有在 Ruapehu 山上的兩大滑雪場：Whakapapa 與 Turoa 滑雪場；科學組織如 GNS、GENESIS 以及地方政府，亦因為環境問題，對 Ruapehu 山以及鄰近區域進行研究、管理。以上這些行動者因為不同的原因，與 Ruapehu 山產生關連，以下將簡要地分別敘述這些行動者眼中的 Ruapehu 山：

1. 當地其他居民

Ohakune 鎮以及鄰近的地區所占的人口比例中，歐裔白人最多數，其次才是毛利人。

¹¹ 波里尼西亞傳說故事中的英雄。

歐裔人口早期因為伐木業進入此地，除了伐木業外，經營農場一直是歐裔人口在此的經濟來源，另外少數則是專業技術人員，或是在此經營民宿，筆者偶爾也會遇到長期居住在外、回來滑雪的居民。筆者所認識的歐裔白人，其移居此地的原因大多是喜愛這裡的景致、喜愛大自然和戶外活動。與英國相比，紐西蘭鄉間相對而言地廣人稀，在 Ohakune 鎮及 Raetihi 鎮更方便隨時前往 Ruapehu 山附近的湖、森林步道運動、親近自然，當然冬季時上山滑雪亦很方便。對於歐裔居民而言，Ruapehu 山代表著大自然美麗的景致。

在此處還有一群人的故事時常為人所稱道，就是在二戰之後逃到此地的兩戶中國人家族：楊家與蘇家。這兩戶人家在此地辛勤地耕耘，使得 Ohakune 鎮成為紐西蘭知名的紅蘿蔔之鄉，一篇 1968 年的報導中指出，這些中國人選擇來此地耕種的原因，正是看重便宜而肥沃的火山灰土地，早期中國人向毛利人承租土地，爾後雙方則互相通婚，中國人便以其毛利妻子的名義買下這些土地，此處最大的農場便屬於蘇家，擁有 100 公頃的蔬菜園與 1,500 公頃的牧場。在這些中國人眼中，Ruapehu 山孕育了肥沃的火山灰土，並為其帶來又大又甜美的紅蘿蔔。

2. RAL 滑雪公司

RAL 滑雪公司在 Ruapehu 山經營兩座知名的滑雪場：Whakapapa 與 Turoa，每到冬季時，在地方報紙、電視上皆可看到 RAL 公司的廣告，同時 RAL 亦積極地計畫擴大、改建滑雪場。該公司遇到唯一的困難，在於其必須經過當地部落的同意，方可對於滑雪場的建設進行更動。另一方面，根據 The Treaty of Waitangi(懷堂依條約)的爭訟，再過五年有大部份 Turoa 滑雪場的土地所有權將會回歸 Ngati Rangī 部落，因此 RAL 公司亦積極地與部落建立友好關係。另一方面，RAL 公司亦相當重視滑雪場之安全，對其而言，Ruapehu 山仍舊有人為無法掌控的一面，因此在一篇地方報導中，RAL 公司便警告滑雪客，不要任意前往滑雪場規畫以外的地點活動，對於滑雪技術不夠純熟的人而言，那些地點相當危險。

3. 科學組織與地方政府

GNS 與 DOC 組織是受政府委託，在此處監測火山活動的科學機構，特別在每一年滑雪季之前，GNS 組織的報告是滑雪場開放的重要依據，今年的一篇 Ruapehu Snow Bulletin 報導¹²中便指出，Massey 大學的學生來此處做研究，指出火口湖的溫度較往年高，極可能有火山活動，但是 GNS 組織則表示該組織的偵測系統一切正常，其對於 Ruapehu 火山活動十年來的監測顯示，此乃週期性的現象，並表示 Massey 大學的調查仍是實驗性階段，其所使用的標準與 GNS 組織不同，因此大家可以放心前來滑雪。除了火山活動的監測之外，地方政府每一年亦有針對該區域環境管理之規畫，透過 RMA(Resource Management Act, 資源管理法案)，地方居民可以以個人或是部落為單位，針對一個地方議會的環境管理草案或是計畫變更提出申請(submission)。然而筆者在田野時亦耳聞地方政府並沒有按照地方居民申請、通過的法案執行之例。

以上筆者概略的呈現出在當地其他居民、RAL 滑雪公司以及科學機構和地方政府，對於 Ruapehu 山及該區域環境的觀點。由於田野時間與方法的侷限，目前此一部份的資料來源多以書面資料為主。

¹² “Crater Lake in ‘the best scenario’ for a peaceful season” in Ruapehu Snow Bulletin, June-July, 2011

參、 滑雪、神聖地景與當代的 Ngati Rangi 人

某個晚上筆者與報導人 K 聊到正在做的研究一些想法，特別是 Ngati Rangi 人開始滑雪這件事，K 表示：「是的，我們現在鼓勵人們上山，不一定是滑雪，去走走也好。對於部份的人來說，koro(Ruapehu 山)只是 karakia(儀式性禱詞)的地方，就像聖經中許多的山，先知去那裡禱告，koro 是 angel's pinnacle(天使出現的頂峰)；對於部份的人，滑雪可以和 koro 親近，同時也很有趣，另外它也能夠為部落帶來新的希望；還有一部份的人，他們不知道 koro 可以 karakia 亦或滑雪，對他們來說，koro 什麼都不是。」在田野期間，筆者注意到越來越多 Ngati Rangi 人開始上山，也鼓勵部落的人上山活動，不管是否滑雪。即便一些不贊同上山滑雪的人，亦不反對他們的孩子滑雪，有時他們甚至陪著孫兒們上山，坐在 café 裡看著孫兒們滑雪。在此，筆者將著重於在田野所觀察到 Ngati Rangi 人開始滑雪的現象，並且對於滑雪不同的想法，這樣的想法更進一步帶出 Ngati Rangitanga(Ngati Rangi 堂家)，它包含了一套對於火山神聖和危險獨特的認知，人們開始產生自我意識、爭取環境管理及未來規畫的藍圖。

一、 滑雪：人與山之間新的互動方式

去年筆者便遇到一位報導人 L，她和筆者談及過去長輩們禁止他們上山，但現在她會帶著孩子們上山滑雪，在滑雪前他們會一起 karakia，告訴 koro 他們要上山去拜訪，希望一切平安順利。在 Te Kura Kaupapa o Ngati Rangi 學校工作的期間，每週三會有 12 個小孩子不見人影，到了週四和週五學校裡一個人都沒有，不見的人都到山上去了。這 12 個孩子屬於學校裡的 Te Tai Hukarere¹³(ski academy，滑雪隊)，週四和週五則所有的學生、員工都上山滑雪。由於再過五年後，RAL 公司所佔有 Turoa 滑雪場的土地即將依據 The Treaty of Waitangi(懷堂依條約)歸還部落，RAL 公司便積極與部落建立友好關係。與該區土地相關的毛利部落共有五個，但目前只有 Ngati Rangi 與 Ngati Uenuku 經過數年的交涉後，可以透過 te kura(學校)得到滑雪證。滑雪證是從事這項活動時最大的開銷，每年都需要該年度的滑雪證方可以上山，滑雪證分為兩種：每日或每季。每日的滑雪證需要 95 紐幣，每季的則 290-400 紐幣不等，期效約 3-4 個月，按照當年的降雪量而定。

每週五筆者亦會同學校的師生、一些學生的家人們上山滑雪，當天早上 7 點必須在學校門口集合，約於 7:30 時大家會在巴士前一起做 karakia，筆者目前聽過上山前所作的 karakia 有兩種：He Karakia Timatanga Te Urunga Tapu¹⁴ 及 Maiara ra¹⁵，其中以 Maiara ra 特別重要，因為這個 karakia 述說著 Ngati Rangi 人的起源與身分認同：

Mai ara rā! Mai ara rā!

¹³ 該名稱由報導人 C 所取，意思是滑雪時做急速轉彎停止時，所濺起的雪花，該動作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做到，以此命名的用意是希望每個孩子都能夠達到這樣的技術。

¹⁴ 每天早上上課前，學生們都會說的 karakia。

¹⁵ 筆者在參加部落會議、參加 Tuwharetoa festival(以另一個部落為名，區域性的節慶)的 kapa haka(歌舞隊)開始時，皆聽過此 karakia。

**Mai ara rā te Tupua!
Mai ara rā te Tahito!**

**Tēnei au
Tēnei au te rangahau ana, ki te ao, ki te pō
Kia Ranginui e tū iho nei,
Kia Papatuānuku e takoto ake nei.**

**Mai ara rā, mai whea ra tōku ahunga mai?
Tāhuri whakataumaha, huri whakamāmā
E te Kāhui Maunga ko wai ra koe?**

**Inā, Matua Te Mana te aungahi pīataata mātahi
Pikimai Rawea te kai-kukume ake matua whenua rō wai
Te rongo nei ia hīhī,
Te rongo nei ia hāhā me huka tātairango.
Tina, tina toko te manawa ora, he manawa ora!
Ko te Roi-a-Rangi mo Rua- te-Tipua
Ko te Roi-a-Rangi nō Nukuhau e**

**Te pātukituki ka tū whakahirahira Kāhui Maunga mā.
Ko toka pokohiwi ka hora maru tapu, e Ngā Turi-o-Murimotu
Te ahi kā o Paerangi i te Whare Toka
Te puta mai te Kāhui-o-Rangi, te Kāhui-a-Rua**

**Tōna hekenga mai i Te Wai-ā-Moe ki Paretetaitonga
Ko te ara hekenga, ko te ara hokinga mo ngā uri kōtuku
Ka tuku, katuku atu i ngā hau kaha ia Parakakariki, ia Mouwhakaarahia
Hei tohu, hei whakaatu ki te ao!
Whiti, whanao, hara mai te toki!
Haumia! Hui e!
Taiki e!**

**Let us return to our origins!
Returning to the time prior to common knowledge
Returning to the time of the ancient knowledge
Searching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life
Absorbing the force of Father Universe**

Absorbing the energy of Mother Earth

To truly understand who I am

Internalising this learning...

I now know who I am.

I am the first shiny scale of the Great Fish

I am the energy that turned the Fish to Land

Warmth embraced

Cold embraced, I am the blanket of snow

I am the pulse of the Great Fish

I am the tears of the heavens for Rua-te-Tipua

I am the tears of the heavens from Nukuhau

Divine connection, I embody the Mountain Clan

Anointed as custodian of life, as window to the spirit world

I am Ngā Turi-o-Murimotu.

The fire from the House of Stone of Paerangi, I am

The genesis of the Sky Clan, I am

The genesis of the River Clan, I am

Emanating from out of Te Wai-ā-Moe(sleeping water)

The alpha, I am. The omega, I am(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earth)

The upper winds, I am

The lower winds, I am

This is my declaration!

A declaration sanctified by stone

Let us unite as one

Unite in conscious thought!

結束後大家便搭車前往滑雪場，到了滑雪場後，會先將不需要的物品放在山上的 café 裡，接著就去拿取滑雪需要的用具：夾克、滑雪褲、安全帽、滑雪鞋、滑雪用具或滑雪板。裝備完畢後，大家便到滑雪場上稍做練習，直到 9 點左右便開始上課，課程依照每個人的程度分為 6 個階段，初學者是第 1 階段。目前學生平均的程度皆已在第 4 階段，筆者則在第 3 階段。課程上到約 11 點後，接下來的時間都是自由練習，但是學生如果要前往較高的區域如 Giant、Winter Garden¹⁶，都需要有大人陪伴，這也是為何學校需要會滑雪的家人陪同滑雪的原因。由於放學時間在下午三點，大家會在下午兩點下山，下山前有時會在車上做 *He karakia whakamutunga Unuhia*¹⁷ 的 *karakia*，有時不會做 *karakia*，卻可以聽見有人對著山說：“*kia ora koro*”(謝謝你，*koro*)，就這樣結束滑雪的課程。這樣的課程從去年才開始，今年九月紐西蘭北島小學滑雪比賽中，學校裡有五個女孩參加比賽，這也是首次有毛利部

¹⁶ 滑雪場分為幾個不同的區域，皆有不同名稱。

¹⁷ 通常學生放學前皆會作此一 *karakia*

落學校參賽的記錄。

滑雪以及成立滑雪隊的想法，引起部落中一些爭議，其中之一是滑雪場的土地歸還後，該如何運用這塊土地、是否讓滑雪場繼續開放；另外一點則是哪些孩子可以進入滑雪隊。在幾次會議中，筆者皆聽到不希望滑雪場繼續開放的聲音，並希望土地歸還後，移除所有的建設，讓 *koro* 回歸它最初的樣子。在最近的一次家族會議中，有位報導人 B 便表示：「*Koro* 已經受夠了，我也受夠了。我不想要那些頑皮的小孩到山上玩，我們應該讓山休息。」（“*Koro* is having enough. And I have enough too. I don’t want naughty kids play on the mountain. We should let him rest.”）但這時有另一位報導人 L 便起來回應：「我以前和你一樣，我不希望 *koro* 被這樣子使用，但是當我看到我們的孩子們在山上的表現，他們真的很特別，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上山。」（“I was just like you. I don’t want *koro* be used like this. But I see our kids on the mountain, and our kids are so special. So now I think we should go.”）目前為止，筆者所接觸到的人皆贊同人們開始上山活動，即便有質疑或不贊同的聲音，但是這些人亦默許其孩子上山滑雪。這樣的爭議不是今天才出現，早在二十年前，部落中便有一些人為了這個爭議進行討論會議，在這二十年間，支持多數 Ngati Rangī 人改變其態度的原因之中，來自 *matakite*（先知的）*wairua korero*（來自神靈世界的預言）是重要的根據：

在滑雪場開挖時，部落中有 *matakite* 得到 *wairua korero* 指出：「夠了，不要再擴張。」（“That’s enough. Don’t expand anymore.”）。然而今年雪季開始前，眾人在山上 *karakia* 時，另一個 *matakite* 看見一股風從山脊上吹下來，頓時火就生起來了。顯示 *koro* 歡迎人們前來與他同樂。

然而，除了這些 *wairua korero* 的根據之外，人們亦開始意識到所處的社會情境正在改變，如何在當代繼續扮演 Ruapehu 山 *katiaki* 的角色，是 Ngati Rangī 人的一大考驗。

二、 Ngati Rangitanga (Ngati Rangī 堂家)

在一次討論部落未來的會議中，一開始主席便要大家將眼睛閉上，集中注意力去想著山、想著雪，想著在火口湖最深處那炙熱的岩漿，直到 *Papatuanuku*（大地母親）的最深處，主席向所有人表示「這就是我們的家」：

過去我們的祖先也喜歡住在河邊，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被召喚到現在這個地方，應該有一些原因。那時他們得到一段 *korero*（話語）：*me te maunga ki te maunga haiaki te iwi, me te awa ki te awa haiaki te iwi.* (let the mountain people look after the mountain, let the river people look after the river)，因此我們作為山的部落，應該先看顧我們的山，之後我們才能聯合河的部落一起看顧河。

現在居住在此處的 Ngati Rangī 人不只是該區域的少數族裔，亦因為在殖民時期失去了土地，成為經濟上的弱勢，根據 Ngati Rangī Trust（部落的組織）統計，目前在該區域內，每人平均年收入是 17,700 紐幣，而全國每人年平均收入則約是 35,000 紐幣；該區域在工作年齡的毛利人失業率則是 60%。部落中面臨各種社會問題：健康、教育等，使得部落開始自我警覺，並且努力爭取其權益，其中環境管理是 Ngati Rangī Trust 自 2007 年正式成立之後，第一個展開的計畫，筆者曾參與過的 Rotokura 湖生態保育區，即是第一個部落成功爭取到管理權，並進行管理的例子。

在紐西蘭，1950 年代展開的 *Maoritanga*（毛利堂家）運動是一個以復興毛利文化為訴求的運動，其中包含多重層面：鞏固親屬與交換、尊重有權威的長者、在 *marae*（聚會所）中舉

辦宗教儀式、慷慨的分享資源、編織和雕刻藝術、說毛利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以及用 *tapu*、*mana*(prestige)和 *wairua*(spirit)為核心的精神，然而一直到 1970 年代開始，這個運動才真正地在各個地區得到迴響，在該運動中，「何為毛利？」是不斷被毛利人反思的問題(Hanson 1989；Webster 1998：25-26、29)。在 Ngati Rangi 即將迎接滑雪場的土地所有權同時，何為 Ngati Rangi 人；如何打造有活力的 Ngati Rangi 部落，並且善用所處的地方資源，是現今部落人相當關切的問題。在這場討論部落未來的會議中，有人甚至提出 *skiwi* 的概念：*ski iwi*(滑雪的部落)，讓 Ngati Rangi 成為第一個以滑雪作為部落特色的部落。然而滑雪不僅是一種娛樂，報導人 C 表示：「滑雪或上山可以讓大家有機會認識 *koro*(Ruapehu 山)，認識我們的土地，如果部落中都沒有人在山上，我們要怎麼擔任 *kaitiaki*(守護者)的角色，看顧 *koro*？」除此之外，滑雪以及相關的產業亦可以提供部落中人工作機會，報導人 M 表示：「有越來越多其他部落的小學來這裡滑雪，RAL 的負責人便向我表示，日後應該需要懂得毛利語的滑雪教練，我認為 Ngati Rangi 日後一定可以提供這樣的人選。此外，我們也可以提供 *cultural advisor*(文化顧問)，在山上介紹 Ngati Rangi 跟山之間的關係，讓更多人認識我們。」因此，滑雪不僅是一種新的娛樂，亦是在當代 Ngati Rangi 人繼續維繫人與山之間社會關係的方式；於此同時，此一以神聖地景為基礎的社會關係，成為 Ngati Rangi 人認識所處環境並管理之藍圖，進而凝聚部落的集體意識。

三、 神聖與危險

某天一位家長來學校聊天，我的同事邀請她一同參加學校的滑雪家庭日(*whanau day*)，她卻說：「不，我那天不大方便，會碰到生理期，我才不要帶著這個東西在 *koro* 上面。」(I don't want to be on *koro* with that thing.)，她離開後，我問同事：「生理期來時上山是否不好？」關於這個問題，同事們表示她們不好，但是她們個人仍舊會上山，然而同事 F 告訴我：「我想這是每個人跟神之間的關係」(I think it's about you and your god)，同事 W 則表示：「過去與 *tikanga* 有關，但現在我認為和情境比較有關，就像我的奶奶說，以前女人生理期來無法去游泳，是 *tikanga*，同時也是因為沒有衛生棉條。」(It was *tikanga*, but now I think it's condition more than *tikanga* reason that you don't go. My nan said about menstrual and product. Women didn't go to swim when they have menstrual. It was *tikanga*, but it was also they don't have tampon.)。爾後我跟學校去游泳時恰好碰到生理期，便和同去的女性長輩們聊到這件事，我問她們在這種情況下，明天是否不要上山滑雪比較好，奶奶 V 看起來有些為難，沉默了一會說：「沒關係，你會沒事的」(It's ok. You will be alright.)。我：「為什麼有些女人認為生理期來時不應該上山呢？」V：「因為在生理期時，女人理當照顧好她們自己。」(because woman suppose to look after themselves when they are in a period)

Ruapehu 山作為 *wahi tapu*，其性質自過去至今逐漸改變，此與 *tapu* 一詞的多義性，以及 Ngati Rangi 的生活處境改變有關。先前提到，*Tapu* 一般被翻譯為「神聖」、「禁忌」等詞彙，只有在它被違反的脈絡中可以體現它真實的意涵，它是指一個人或物充滿 *mana* 的狀態(Shore 1989；Johansen 1954)，然而一個人持續處在 *tapu* 的狀態會招致危險，更甚者，違反 *tapu* 會帶來 *aitua*(不幸)(Metge 1976：54-74；Shore 1989；Johansen 186-194)。

對於目前 30 歲以上的 Ngati Rangi 人而言，Ruapehu 山作為 *tapu* 所帶有神聖、禁忌的意涵，是他們自小即被教導這座山具備的特質，對於 60 歲以上的人更是明顯。從前人們上

山能從事的活動，就是 *karakia* 與執行特殊任務(mission)，筆者發現多數人無法明確說出為何過去長輩們限制他們上山，然而，人們不會主動想要上山，一來是當時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以及滑雪技術的 Ngati Rangi 人不多，二來是山上有許多未知的危險：氣候變化、地勢險峻等因素，報導人 B 是一位年長、嚴謹遵守部落 *tikanga*(祖訓)的長輩，亦是少數向筆者表示，能夠理解為何過去長輩們限制他們上山的原因：

我可以了解老人家們為什麼不上山，當我們變老後，我們可以理解許多過去無法理解的事，理解他們為何要如此警慎，當我們變老同時也越有智慧。是的，過去有許多原因讓我們需要警惕，因為我們過去對山的認識實在太少，然而當我們長大，我們會學習，我們的年輕人也跟著學習，現在我們比從前更開心，因為我們不僅可以自己到山上去，還可以讓我們的子孫們上去。(I can understand, you know, as we grew older, you can understand more why and so you grow old and you thought about those things they were wary of and it's ok. We got older and we understand more, older and wiser. Yes that's how you say it. There has been reasons for being very wary at that time. Because we really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ountain. But as we grow we learn, so those we learn, our young ones learn as well. And so we're more happier that we can go there ourselves as well as send our children.)

由於對山的未知，使得人們對於山保持著敬畏，甚至出現禁止上山的規定，*tapu* 既是神聖，同時又具有危險的意涵，需要設立社會規範讓人們遠離危險。

然而，滑雪這項活動為 Ngati Rangi 人帶來對於山更多的認識，現在每一個會滑雪的 Ngati Rangi 人都可以親自帶著雪板，坐上纜車到山上活動，他們可以踏足山上許多過去無法前往的地方，與家人、朋友一起上山滑雪的經驗，使得 Ruapehu 山對他們而言多了一項特質：有趣(fun)。另一方面，自 Tangiwai 災難事件發生後，科學機構如 DOC、GNS 開始在此進行火山研究，其中又以 DOC 中的 H. Keys 為最早來此進行研究，並且嘗試與 Ngati Rangi 人合作的科學家，Keys 表示 Ruapehu 山上具備潛在的危險，除了火山活動，還有雪崩，然而自從 Tangiwai 事件後，紐西蘭政府針對這座火山的管理大致有以下：

- | | |
|-------------------|-------------------------------------|
| 1. 建築物的位置與設計 | Infrastructure location and design |
| 2. 監測和研究 | monitor and research |
| 3. 進行決策時使用不同的警戒標準 | alert level used in decision making |
| 4. EDS 技術 | EDS technology |
| 5. 蒐集人民反應而計畫 | Response plan |
| 6. 提高公眾的警戒心 | Public awareness. |

上述這些管理方式，使得 Ruapehu 山成為紐西蘭風險緩減最成功的山，然而在它的周邊區域居住仍舊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當 Ngati Rangi 人開始上山從事各種活動，並且與科學機構合作進行研究後，過去 Ruapehu 山具有的未知性便逐漸減少，過去 *tapu* 所具有使人遠離危險的意涵逐漸被強調，報導人 C 在開家長會時，鼓勵人們不要懼怕上山：「*Koro* 是 *tapu*，但是我們把 *tapu* 的意思看得太狹窄了，多數時候我們想到神聖，但是它也有安全、保護人們遠離受傷的意思，只要我們有好的態度，我認為我們可以真的成為 *koro* 的 *kaitiaki*(守護者)。」(Koro is a *tapu*, but we treat the meaning of *tapu* too narrow. Mostly we think of sacred, but it also means safety,

protect from injury. Once we do it with good attitude, I think we can actually be the *kaitiaki* of *koro*.)。基於 *tapu* 這樣的特質，Ngati Rangi 人得以與科學機構合作，並且進行關於火山的研究，甚至在學校教導小朋友們關於火山的科學知識¹⁸。然而，*tapu* 具有神聖的特質，仍舊是人們對於火山活動的經歷，筆者訪談時問到一些曾經看過火山爆發的人，這些人的共同感受皆是「不可怕」，並且強調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不害怕、不會離開。報導人 K 在 1995 年火山活動時人正在山上，她那時是滑雪場負責驗票的工作人員：「當我看見爆發時，我很開心。很多人都在尖叫和逃跑，我則開始哭，但那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開心，沒有許多 *uri*(子孫，*koro* 的後代)有機會在那麼近的距離看見 *koro* 爆發，那真的很壯觀，很難用言語描述。」(When I saw the eruption, I was really happy. A lot of people were screaming and running away. I started to cry, not because of afraid but I was happy. There aren't many *uri* can see it in such a close distance. And it was amazing, hard to describe.)。

肆、 參考文獻

George, Marilyn

1980 Ohakune: Opening To A New World. Kapai Enterprises Ltd. Box 84, Ohakune.

Hanson, Allen

1989 The Making of Ma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890-902.

Hanson, Allen

1997 Empirical Anthropology Postmodernism,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Present is past : some uses of tradition in native societies*. M. Mauzé, ed. Pp. 195-214.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Hi

Johansen, J. Prytz

1954 The Maori and his religion in its non-ritualistic aspects. København: I kommission hos Ejnar. Mjksgaard.

Keys, Harry J.R.

2007 Lahars of Ruapehu Volcano, New Zealand: risk mitigation. *Annals of Glaciology* 45(1):155-162.

McLintock, A H

1966 An Encyclopaedia of New Zealand. *In An Encyclopaedia of New Zealand*. R.E. Owen, ed: Government Printer Wellington, NZ.

Metge, Joan

2004[1976] Rautahi : the Maori of New Zealand. New York: Routledge.

Pihama. L, Cram. F and Walker. S

2002 Creating Methodological Space: A Literature Review of Kaupapa Maori Research.

¹⁸ 筆者離開田野後與家人通電話時，Te Kura Kaupapa Maori o Ngati Rangi 的校長告訴筆者前幾日有火山學者來，帶年紀大的小朋友到山上進行校外教學活動。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Education 26(1):30-44.

Shore, Bradd

1989 Mana and Tapu. *In* Developments in Polynesian ethnology. A. Howard and R. Borofsky, eds. Pp. 137-17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mith, Jean, and Polynesian Society (N.Z.).

1974 Tapu removal in Maori religion. Wellington [N.Z.]: Polynesian Society.

Smith, Linda Tuhiwai

2000 Maori Research Development: Kaupapa Maori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 Literature Review. T.P. KÖKIRI, ed. Well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Toren, Christina

1995 Seeing the Ancestral Sites: Transformations in Fijian Notions of the Land. *I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 Hirsch and M. O'Hanlon, eds. Pp. 163-183. Oxford studi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ster, Steven

1998 Patrons of Maori culture : power, theory and ideology in the Maroi Renaissance.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

世界南島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伍、 田野照片



圖一 Ohakune 鎮上的 Hot Lava 酒吧，時而會有 community 及 1814 兩個部落年輕人組成的毛利雷鬼樂團表演。



圖二 下雪的 Ohakune 鎮



圖三 位於接近上山道路的 Ohakune 火車站，目前火車仍有運作，車站附近卻比從前蕭條許多。



圖四 今年新蓋的一條行人、腳踏車通行橋，位於 junction 附近 old coach road 旁，此圖乃是從橋上往 old coach road 拍攝。



圖五 因為世界盃橄欖球賽而被漆成黑色的「黑蘿蔔」，這件事引起許多人的討論，甚至有對於地方議會預算花費不當的傳聞。



圖六 位於 Ohakune 鎮中心附近的 Maungarongo marae



圖七 在 Think Tank 會議開始前，在 Maungarongo marae 上舉行的歡迎訪客進入 marae 儀式，婦女們身穿黑衣，站在 where puni(大房子)前面，途中最左邊的兩位年長婦女負責做 karanga，呼喚賓客進入 marae。



圖八 部落目前的領導人對著前來的訪客，發表演說，表示歡迎他們來到 Maungarongo marae，來到 Ruapehu。



圖九 代表訪客進行演說的人，只有男性能夠在 marae 上進行公開演說，女性則以 waiata 歌謠支持他們。



圖十 marae 上的旗子，只要旗子升起，就表示有訪客前來的歡迎儀式。

世界南島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圖十一 Think Tank 會議第二天，眾人前往 Rotokura 湖生態保育區參觀，途中圍成一圈，分享在半路上默想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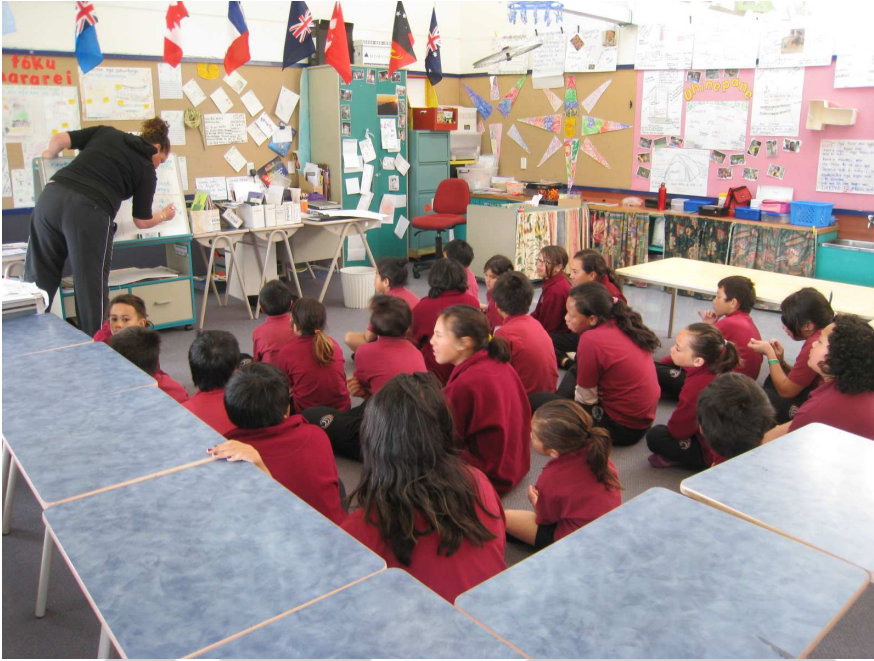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在 karakia 後，眾人一同在湖中聊天，湖水很冰，然而大家都在裡面待超過 20 分鐘，與湖水親近是人們與 koro(Ruapehu 山)親近的一種方式，因為該湖的源頭來自 Ruapehu 山。



圖十三 週五跟著學校師生一同上山滑雪，這一週在山另一邊的 Whakapapa 滑雪場。



圖十四 部落領導人受邀，前往 Rotary(退休人士募款會，成員主要是白人)演講，地點位在 Raetihi 鎮的浸信會教堂中。



圖十五 Te Kura Kaupapa Maori o Ngati Rangi 小學上課的情形。



圖十六 位在 Maungarongo marae 上的天主教教堂



圖十七 筆者前往 Anglican 教會一位白人朋友家拜訪時，他家中掛的擺設，此乃 1995 年火山爆發的照片。這位朋友表示，他當時就在他家的外面目睹這一切。



圖十八 位在 Ohakune junction 附近的博物館中，關於 Tangiwai 災難事件的展覽擺設。



圖十九 我陪小朋友一起參加越野賽跑，並且成為學校成人組參賽者的代表。



圖二十 學校的小朋友們去參加 Tuwharetoa 歌舞表演節。

世界南島 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陸、 成果評估

此次能夠在 2011 年 8-11 月之間到此從事田野調查，不僅補足去年筆者田野預調中在此的短暫的觀察，亦使筆者有一個社會角色，並且有足夠的時間與田野中的人們相處，得以更深入、多方面地參與部落及鎮上的活動。此次田野除了適逢世界盃橄欖球賽在紐西蘭舉行外，部落亦正好開始面對土地歸還後的問題，以及部落小學積極發展滑雪計畫，甚至參與滑雪比賽等活動。筆者亦得以參與幾個部落會議、滑雪活動，並且體驗在地生活，對未來論文撰寫相當有幫助。田野經費方面，由於筆者此次沒有租車，而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因此經費尚足夠，在田野中筆者則盡量跟著當地人行動，雖然偶爾會遇到車子人數已滿，筆者無法跟著前往參加一些活動的情況，但僅是少數情況。然而若將來有他人前往紐西蘭從事田野工作，交通費用實是一筆相當需要增加的開銷。



世界南島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